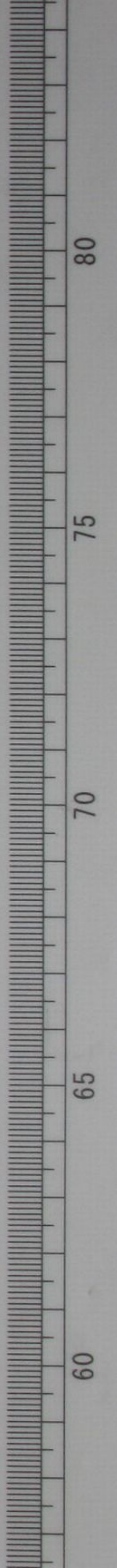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51
2



假裝和尚

古話說家和萬事興。可見人生在世。要想家業興旺。定要和氣才好。但這和氣二字。不光是弟兄要和氣。就是先後也要和氣。才是家庭中美事。怎樣要和氣。勸。想先後猶如弟兄一樣。都是前世修結有緣。今生才得同房共屋。同鍋共食。死後還要同祠堂受香煙。你們拿這道理想來。你說該和氣嗎。不該和氣。天地間。先後能和氣的。就是弟兄有不和氣。亦必勸轉而成為和氣。先後不和氣的。就是弟兄素來和氣。亦必刁唆而成不和氣。故勸弟兄要和氣。更必要勸先後能和氣。先後能和氣。而弟兄自

然和氣也。切莫說我們弟兄先後仇恨已結深了。一吓要和氣。又怎樣好意思勸。這就想錯了。獨不思家屋不和氣。上而惡壞父母。下而引壞兒孫。中而自已造些罪過。還要遭報應。你們說這不和氣要得。不。故勸你們要早些改悔。皮氣的好。昔雅州有姓曾的兩弟兄。父親早喪。母親在堂。那弟兄自幼和氣。及後曾老大娶妻王氏。過門一年多。見他丈夫樣樣減省。一日說道。丈夫呀。你真正是個空子。苦。把家顧倒。穿吃都捨不得。你看二弟。天天在屋頭。全然不做點活路。又時常挈些錢去亂使。你若不管倒。怕後來把錢花完了。還要連累我們受窮。勸你看曾老大是個莫綱常的人。聽了婦人這些話。就把兄弟不當人。常罵他。是個敗家子。那曾老二又是个心高氣傲的。三兩句話。就與哥吵起來。他母親氣不過。才對曾老大說。他是你的兄弟。他不懂事。你看在娘的面上。讓他一着。况且他已成人。不如把你弟婦接來。將他的脚拴倒。免得在外前糊鬧。曾老大聽他母親的話。就把弟婦李氏接進屋來。那李氏人又精伶。嘴又利害。過門一月。就與嫂角孽。你刁你的丈夫。我刁我的男人。一家人吃飯不同棹子。燒鍋燎灶。你不幫我。我不帮你。足足鬧了一年。他母親看見兒媳不和氣。可憐。急得捶心口。流眼淚。呼到

堂前教訓一番說道。歌一家人坐堂前。娘把話講。為兒子。為媳婦。要聽商量。兄愛弟。敬兄和氣。忍讓為嫂。子與弟婦。賢德溫良。這才算好兒媳。天神尊仰。到後來。必定要長發其祥。為甚麼兒和媳。全不會想。今日吵。明日鬧。惡壞為娘。有兒孫。見你們這。個榜樣。他後來也學你。怎樣下場。要分家兒。與媳。漫思想。不刁唆。不吵鬧。內外商量。祖宗們。默佑你。人財兩旺。也不枉。三爹媽。撫養一場。在位。像這娘。也就說得好。啖嗎。怎奈他弟兄。先後。仍然不會想。把家分開之後。老瓦房。一個住半節。凡家中動用物件。不准誰個亂拿。倘若摸着那個的。也就吵得來不起。真

真比外人還更很些。後為田邊地界。兩弟兄。又打幾年官司。從此仇氣越深。你見不得我。我見不得你。就像貼反了的門神一樣。內邊兩個婦人。亦打起和聲。你說話來傷我。我說話來傷你。三天兩天。又吵一架。三天兩天。又打一架。苦了他的婆。時常拖勸。此弟兄先後不和。父母惡氣。就造了。又說曾老大。一日去。不孝不弟之大罪。你們知道不想吓。趕場。在路上。與人角孽。被人揪住亂打。曾老大。正在吃虧。恰遇着曾老二。隨後騎起馬來。見哥。被人亂打。心中不忍。就跳下馬來。帮他哥。打一陣。他哥。喊聲兄弟呀。大哭起來。兄弟叫聲哥。呀。也就痛了心。此天良發現出來。不記前仇了。你看曾老二。又讓馬

與哥：騎去趕場。憑人叙理。又幫他哥：講贏。曾老大感恩不淺。是晚歸家。備辦酒肉。請兄弟過來消夜。他母親出來看見。打幾個哈：說道。你兩弟兄。怎麼一吓就和氣了。曾老大把兄弟救他的情由。對母親說明。他母親說。我平日教你們弟兄。要和氣。你們總不信。看今日皂口孽。未見外人來救你。還是你兄弟來救你。到底兄弟好嗎。不好勸。曾老大啞口無言。其母又問住曾老二。你平日總說哥：不感你的情。看今晚下當倒我。請你吃酒。又說些好話來填謝你。到底哥：好嗎。不好勸。你兩弟兄平素來。總愛聽婦人伙的話。所以搞得九代十惡的。從今以後。看穿世情。不亂聽婦人之話。弟兄永遠和氣。則為娘亦喜之。不盡也。母言有本宜玩從此他兩弟兄。到也和氣。怎奈他兩個婦人。是搞慣了皮氣的。天天還是吵鬧。實在難聞。只得背地商量。兩弟兄一齊搬在側近廟內去住。說要他兩先後和氣了才回來。不和氣。長行不回來。去了兩月。那一天曾大嫂想丈夫許久未在家。實是悽慘。不覺噴一口氣。吊下淚來。那嫂：曉得他的心意也。在堂屋頭說。我那短命的老者。丟得我孤：單：兒子又不回來。媳婦又不和氣。我好像孤人一樣。你怎不來接我去。那曾二嫂也聽了嫂：這一番話。想起我年紀青：有丈夫也。像沒得

丈夫一樣。不覺眼淚水跟倒鼻子長流。那漣：窺察他兩先後像有失悔的心腸。竟自陰倒不做聲。那夜曾大嫂辦些酒菜請漣：吃酒。曾大嫂說媽呀。做媳婦不會忍讓。常與二孀角孽。把你兒子逼出門去了。如今家中的事無人照管。望媽打个主意。把你兒子弄回來才好。他漣：說我那兩個兒子性情又犟。前日對我說過。要他兩弟兄回來。除非是你兩先後不記前仇。甘願和氣。還要你兩個親自上廟去認錯。他們才肯回來。曾大嫂說媽。我到肯上廟去。不曉得二孀肯不肯去。那曉得曾二嫂正在門外偷聽。狗兒一咬。曾大嫂怕是強盜。把門掀開。一下出去。踏住一隻脚。那曾二嫂呢。呀一聲。說道大嫂。你踩住我的脚。老頭。那曾大嫂說道。海狗味。這才失格。曾二嫂說大嫂也。莫來頭。還未有踩得痛。曾大嫂說。二孀快請來吃酒。一把拖進來坐了。你跟我陪罪。我跟你陪罪。兩先後說：笑：也就和氣了。漣：說你們今晚既和氣。明日各人拿點香燭上廟去。對住菩薩說明。我兒看見就肯回來。到第二天。兩先後商量：量。一個手中拿些香燭。走到廟子沖頭來了。曾老二忽然看見說道。哥：呀。他兩先後一個挈把香燭來。也不知息了好大的口孽。要來賭咒。我們快躲他們吓。曾老大想个方子。說道二弟

呀。我們快拿當家師的衣帽來穿戴起。裝和尚以惡他們。於是弟兄裝起。就在神前誦喉嚨經。那兩先後走攏。看見丈夫出了家傷。心。哭一場好的。哭一陣。各人拖住各人的丈夫。說道曾大爺曾二爺。你們請回去。我們不覺口孽。那兩弟兄自管誦經。已不答應。兩先後一路哭一路拖。不覺把帽兒拖落了。才看見毛弁子還在。弟兄先後大笑一場。問他香燭拿來做啥。那兩先後說拿來悔過的。於是對住菩薩悔了過。弟兄見得和氣了。才同一路回來。從此內外和氣。各盡孝道。生子發福。讀書耕田。後來富貴双全。你看這不和氣者。還是要和氣才好。

大堂悔罪

古人說氣死莫告狀。告狀總不强。一費銀錢。二壞良心。三受氣。四受刑。五辱父母。六誤時辰。下細想來。真正是不强的。怎奈如今的人。忍不得氣。吃不得虧。不但於外人名下。愛講打官司。即於弟兄之間。也要講打官司。實是不明理。要曉得弟兄間比不得外人。外人名下。我都宜忍氣吃虧。何況於弟兄之間。不忍氣不吃虧。這還算得弟兄嗎。你們想。吓是真的。假的。故所以說弟兄有不是處。我當看在父母身上。凡事吃點虧。忍點氣。就過去了。你能如此會想。則天地神靈自然默佑。就有多少好報。仍

假如不會想動輒就講打官司。把父母丟在一邊。把弟兄當成仇人。你們說有罪無罪。這樣看來。就要早些改悔才好。我即講一案跟你們聽。●虔州有姓何的兩弟兄。自幼到還和氣。及後成人娶妻。各家聽了婦人的話。你也想占便宜。我也想借心勁。弟兄吵鬧分家。為其田邊地界。就打幾年官司。都不能息案。在位。天地間也有這宗愚人。不會想。假如父母多生幾弟兄。你還是要少得些田地。況打幾年官司。豈不把仇恨越寔結深了。所以有一年來一位清官。他兩弟兄又去告狀。及到臨審之時。太爺假裝不董案情的樣子。問道你二人作何生理。答曰在做庄家。太爺問道你二人既在做庄家。假如手拿鋤頭。一吓挖倒脚。還是醫好嗎。還是要報仇。勒。又如右手拿刀。不覺砍倒左手。還是砍還他嗎。還是不砍還他。勒。那兩弟兄不曉得太爺的心意。就答應道。大老爺呀。小人雖愚。難道不知手足相顧。痛癢相關。一悞豈容再悞。太爺說你兩弟兄既曉得手足相顧。痛癢相關。為甚麼還要打官司。勒。那兩弟兄說道。大老爺呀。我們原為田邊地界不明。所以才打官司。嗎。太爺說你們為田邊地界。也是小事情。就是外人。還要忍讓過去。何況於親弟兄。都要認真嗎。你們曉得弟兄的道理。不。古人說弟兄如手足。怎樣拿手足。

來比弟兄勸。譬如兩手兩足分開看。脚不連手。不連脚。合攏
一想。還是這身上生起的。弟兄家分開一看。哥。是哥。弟。
是弟。合攏一想。還是父母身上生下來的骨肉。所以又叫做
同胞骨肉勸。你們自己心上想吓。這弟兄間分得彼此。論得輸
贏。本縣今天也不愛詳問得。你兩弟兄好生對面跪倒。站班
守住。不准他們起來。要是起來。活打死你。太爺退堂。那兩弟兄
從清早就跪齊。挨黑。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你心上想吓。我
心上想吓。真是愧悔。到挨黑時候。太爺又坐堂。喊他下去。明早
晨再審。初二早晨。太爺坐堂。又喚來問道。你兩弟兄打了幾年
官司。大約仇恨已結深了。弟兄間也沒有嘆句好話。本縣今天
要你當弟。的先呼哥。呼一聲。應一聲。不准歇氣。歇氣活打
死你。太爺又退堂。那兩弟兄長行跪起。要不呼得來。又怕捱打。
於是就呼起來。哥。答。哎。哥。答。哎。哥。答。咪子。一吓二堂上
聽外前沒有呼。太爺就叫打。又連住呼得不歇氣。可憐到下半
天來。肚皮也呼餓了。聲氣也呼煞了。太爺出來坐堂。又叫鎖下
去。明早晨再問。到第三早晨。太爺坐堂。又喚來問道。你昨天該
也認得倒哥。嗒。吓。那弟。說。大老爺呀。我從今以後。曉得敬
哥。太爺說。本縣今天又要你當哥。的去呼弟。呼一聲。

應一聲。不准歇氣。歇氣活打死你。太爺又退堂。那兩弟兄長行跪起。要不呼得來。也怕推打。於是就呼起來。弟。答。弟。答。艾弟。答。艾弟。一吓。二堂上聽外前沒有呼。太爺又叫打。一連呼得不住聲。可憐到半天來。和尚兒精痛。汗珠子長流。太爺又坐堂問道。你今天該也認得倒弟。咁那哥。說。大老爺呀。我從今以後曉得愛弟。咁太爺說你們既曉得愛弟。敬哥。那田邊地界。還讓嗎。不讓。勒。答曰。大老爺呀。我們心甘情願忍讓。還爭嗎。不爭。勒。答曰。大老爺呀。我們心甘情願不爭。太爺說你們想古人。夷齊讓國家。堯舜讓天下。大事都讓得。你們小事讓不得。錯與不錯。答曰。大老爺呀。我們錯了。太爺說你們想今人。誰個爭田地。誰個尹邊界。到後來子孫有昌盛的。勒。本縣也不動刑杖。將情理開化。你們罰跪三日。那良心該也現出來了。你們愧悔嗎。不愧悔。勒。太爺講到此處。他兩弟兄聽說良心二字。不覺吊下淚來。對太爺說道。歌聽此言。我弟兄如夢初醒。悔不該打官司。昧了良心。一費錢。二受氣。結成仇恨。你告我。告你滅了天倫。數年來全不念弟兄情分。又不怕惡壞了。堂上双親。今日裡大老爺一二提醒。才知道弟兄間手足至情。凡百事就吃虧都宜要忍。和弟兄孝父母才算為人。又還望

大老爺宏施惻隱。從今後我情願改過自新。那兩弟兄說了一陣。哭泣請罪。太爺說本縣素知弟兄不和。皂口孽以打官司者。十家之中。有九家是由婦人刁唆的。爾弟兄既知痛悔。回去不聽婦言。不乖骨肉。就是 皇上的好百姓。爹媽的好兒子了。他兩弟兄大哭而回。那兩先後問道。你們在哭甚麼。他兩弟兄說。就是你兩先後害我們罰跪三天。真是老火。以後你們再刁唆。我們也要拿你來罰跪三天。看你們傷心不傷心。那兩先後也怕罰跪。從此內外和氣。人口安樂。家屋丰順。弟兄後成大富。此案看來。凡為弟兄者。與其悔罪於大堂之上。何如忍讓於

欺兄壓弟

從來父母養兒。無有不望弟兄和氣者。怎奈如今的人。每於父母在時。也就聽婦言。乖骨肉。不以父母之心為心。至於父母不在時。更見橫行霸道。萬惡滔天。此不體父母望兒之心者。大不孝也。弟兄如仇人一樣。又不弟也。不孝不弟。罪莫大焉。然在會想之人。就是父母双亡。亦欲慰親心於地下。故凡事都能愛敬如常。你看那不會想的人。這吓父母死了。我怕誰个。或是上而估住哥子。下而估住兄弟。皂口孽。吵分開。凡家中的事。由隨他一性。止顧自己。不顧弟兄。像這宗人。吾不知其天理良心何在。

只怕報應一到。悔後遲了。我即講一案來聽。文安縣有姓朱的三弟兄。長名朱世榮。次名朱世富。三名朱世昌。世榮世昌能忍能讓。惟朱老二自幼凶橫。長行欺大壓小。兼之娶妻毛氏。又不賢淑。房內私安鍋灶。有好飲食。兩夫婦獨自辦來吃。視先後如仇人一樣。又見衆上人多。久想分家。七刁唆八刁唆。就把朱老二說動了心。於是天三吵要分家。哥子兄弟無奈。只得依從他。且說家業有祖田六百畝。老房子是三合頭的大瓦房。左邊有內箱房。別處只有瓦房三間。他哥子想道。別處分一股。太孤單了。將就老房子。分作三股。正房子一股。右邊耳房一股。左邊

有內箱房。補錢一百串。雖然分了。到底還是一堆。豈不甚好。

哥子會想朱老二聽了此言。就要左邊。又不肯補錢。這心腸太狠了。哥子兄

弟。也就讓他。及到分田地的時候。正冲塆上。原是兼搭點朱老二概要冲田。哥子兄弟。念在同胞手足。也是讓他。其餘家中動用物件。也不知強占多少。在已以為得意。說弟兄伙怕他。而不知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分開後。連年水荒。塆田盡收好谷子。冲田一半都莫得。那毛氏說丈夫呀。你為甚麼光要冲田。這幾年水又大泥又深。一半收成都莫得。他兩家盡收好谷子。你氣嗎。不氣。我是氣得很。朱老二聽了。天三吵鬧。又要塆田。哥

子兄弟仍想父母恩情。又將塆田讓他。及朱老二佔塆田。年
 天乾。冲田全收。塆田更一半都莫得。毛氏又說丈夫呀。你掣倒
 冲田不要去。要塆田。如今好嗎。不好。比害人鬼長舌朱老二也
 不便開腔。只得將哥弟的樹木。時常砍伐。見哥弟不說話。又去
 爭邊界。哥弟也不惹他。又去砍他。哥子一根大柏樹。那哥子說
 二弟呀。此乃是一根風水樹。你不要砍。朱老二見哥子阻攔他
 就吵得來不起。那哥子聽不過。各人走一邊去了。此能忍能容者量大福大
 也。朱老二見哥子不惹他。天日吵鬧實在難聞。那哥子對三弟
說首當年錯了。不該把老房子分作三股。今日這樣吵鬧。不但

外人聽見不體面。就是父母在陰靈也不安。我兩弟兄商量。就
 拿老房子讓跟他。使得不。他老三說道。大哥呀。人生只有今世
 的弟兄。莫得來世的弟兄。就祀老房子讓跟他。也不是外人。我
 亦久有此心。此哥子兄弟都好。獨朱老二不好。這天地神靈。豈無善報與惡報嗎。你看才對朱
 老二說明。那毛氏婦人聽了。就慌忙說道。既是要讓。就要搬家。
 不然恐有反悔。朱老二聽了婦人之言。就催哥弟急速搬。那哥
 子兄弟說。如今年近無期。明年搬出去也不遲。朱老二說。你們
 既找補我。莫要三心二意的。做得太無情了。那哥子說。搬家也要看个
 日期才好。朱老二說。管你們好不好。你跟我搬出去。就是。更無情

且說他哥子一個兒名光顯。兄弟一個兒名光達。均會讀書。明年正月又是院考。哥子兄弟心想待兒子過了院考才搬。又見朱老二天天催得很。也就說道：「二弟呀，不久你兩個姪子要考試。若是僥倖回來，在老房子也光彩些嗎？」朱老二說：「怕莫得重多頂子。仍然催搬，可憐他哥子兄弟受盡了千般之氣。延至正月十六，一同搬出去。」朱老二兩夫婦滿心歡喜，以為遂意了。誰知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朱老二一生聽婦人才唆，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兒孫。你們眾人宜戒。又說朱老二有一夜夢寐之中，忽來一人，將他鎖入陰曹。冥王陞殿，一見感了幾聲大罵起來，歌罵一聲：「朱世富好不蠢鈍！狗奴才做的事實在無情。兄與弟看待你何等愛敬，為甚麼不知足喪盡良心，大為兄小為弟原有分定，都皆是爹娘養一脈所生。你看他幼小時與人鬪狠，弟願兄，兄願弟，不學而能。這就是你生成一點真性。長大來能和氣才算為人。學不得張公藝家懸百忍，也要學田氏門多栽紫荊。」冥王爺呀，這些古人，我都記得。狗奴才。為甚的在家中全不和順。誰像你狗奴才胡言亂行。聽婦言乖骨肉，不知自省。空頭話講得你憤、不平。說一句信，一句就把話准。直將你兄與弟視如路人。冥王爺呀，我妻子說的，都在情理之中，不由人不信。狗奴才呀，你妻子討來的本

是

外姓怎比得弟兄們同娘所生。凡婦女刁丈夫罪有幾等。到後來死陰司割舌挖心。或敲牙或抽腸。嚴加報應。那有个長舌婦逃脫冥刑。男子們莫綱常婦言亂聽。吵分家。是口孽一二記清。狗奴才在陽世太為過分。稍有點不順意。罵得難聞。冥王爺呀弟。太把我虧了。所以我你田地與房屋祖人所掙。分得多分得才吵鬧馬。狗奴才呀。你田地與房屋祖人所掙。分得多分得少。不是外人。倘若是祖與父債賬難湊。眼估估把田賣與與不爭。又有那弟兄多大小不等。未必你不與他幾股平分。冥王爺呀愚昧。莫有想穿這些道理。上無兄下無弟。良心喪盡。短壽算敗。望王爺恕罪。狗奴才呀。家業還絕子孫。你哥弟能心讓純全天性善報善自有那喜事。

臨門姑寬你。一時刻去看報應。便見了哥與弟子孫顯榮。●朱老二聽得此言。放聲大哭。一驚而醒。毛氏問道。你在哭甚麼。朱老二將夢中之事細說一番。毛氏說夢寐之事。何足為憑。你不要信。及到午時。聽得哥弟兩家火炮連天。忙去一看。才是光顯光達。兩個姪子入了學。朱老二心中好不慌忙。以為夢做真了。行也不安。坐也不安。口中只說好不好。悔後遲了。是夜進房門。人一昏倒在地下。扶起來。氣已斷了。毛氏哭道。夫呀。夫。你說有報應。我總不信。誰曉得果真有報應。毛氏放聲一哭。哥子兄弟聞知。走來問明。才知受譴。遂厚辦衣棺埋葬。此不

記前仇者。天神愈加恩佑也。又說十年後報應更見希奇。朱老二兩個兒子亦為分家打官司。連年不休。欠下債賬。只得將田賣與伯爺叔子。正立契時。忽見報子到家。光顯光達。兩個又中了。真是鬧熱。後二年光顯大挑一等為知縣。更見體面。此真善有善報也。朱老二兩個兒子。日嫖夜賭。落於乞討之中。毛氏改嫁。遭凶而死。此真惡有惡報也。此案看來。朱世榮朱世昌他於弟兄間。忍得氣。吃得虧。讓田地。讓樹木。又讓房子。所以他兩家子孫貴顯。你們當要學他才好。朱老二聽婦言。皂口孽。欺大壓小。自己短壽。婦人凶亡。子孫絕滅。世人即當以此為戒。

修德回天

古話說先後更比姊妹親。你們想得穿這個道理。不是想不穿。我。我又講跟你們聽。在你們婦女家。只曉得娘屋姊妹是親的。殊不知長大來。東嫁一個。西嫁一個。一年半載。都莫有會倒一回。這就不甚親了。惟有先後伙同房共屋。同鍋共食。你有病痛。他要經憂服事。你有娃兒。他要憐恤撫養。一吓兩夫婦。皂口孽。當嫂子要來嚷住你的丈夫。當弟婦要來勸住你為嫂子。生怕你捱打。要是公婆無故。嗔罵。他要替你辨清楚。不等你受氣。後來打發女。接媳婦。他還要幫多少忙。死後又要同祠堂受香煙。

你門說這先後仗豈不是更親些嗎。既是至親。所以說有茶飯
要大齊。幫者有。一。哈。要大家幫做。凡言語有得罪於你。一。假裝
不曉得。一吓二回。你得罪於他。一。自然不跟你見盡。假如你靈
巧點。善待笨拙的。他背後也要感你多少的情。要是公婆不愛
那一個。你就在公婆面前說好話。勸住公婆。他一輩子都不忘
你的恩。又或有說你丈夫的長短。各人陰在心頭。生怕一家失
了和氣。就是娃兒子皂口孽。你也耐煩。啞住。也不說氣話。也不
要打氣。幾先後你忍我讓。再不提那分家話。萬一不得已要分
家。人。幾。是。你。來。看。我。一。來。看。你。一。先。後。能。和。氣。

者。天地神靈就有善報也。莫壽可以添壽。無兒可以求兒。一切
富貴功名。定不少你子孫的。我即講一案來聽。●從前有個崔
氏。在娘屋時。爹媽教訓得好。嫁在蘇家。共是四先後。前頭三個
嫂。全不和氣。一天吵幾架。都還早。就像母老虎一樣。仇恨結
深了。各人就刁起丈夫。分家。那崔氏過門幾月。看見哥子伙。已
備紙帖。請憑親族。說是要分家。你看崔氏心中想吓不可。就去
燒兩棹茶。擺在中堂。請那幾個大伯子坐一棹。幾個嫂。各坐
一棹。崔氏站在一旁。說道。你們幾位哥嫂。都在這塌。弟媳有幾
句賤言。不知哥嫂願聽不。他幾位哥嫂說。公孀有話嗎。自管講。

那崔氏歡容笑臉說道。你們幾位哥子。總要耐煩些。想公婆不幸早死。哥子伙當家理事。全未過點清閒日子。如今你這個公弟也長成人。等他替你們辦點事。操點心。等你們享點福。才是道理嗎。你們三位嫂。先來幾年。大凡喂猪煮飯。經憂活路。也不知費了多少心。如今我來替你們做點。等你們受用。吓我心上也才過得去嗎。那幾位嫂。說道。公婆依你這樣說來。我們這家。豈不是不宜分嗎。那崔氏說道。嫂。呀。你看地隣上多少分家的。莫得幾年。竟自搞敗了。這是甚麼緣故。我有段道理說來。你聽歌尊一聲。眾哥嫂。你且聽話。細想來。人在世不宜分家。倘若是一分開使用。就大費油鹽。費柴米。又費菸茶。各家門離家戶。你們想吓。要請人要絞給。要自打划。命不好。運不强。幾年消化。那時節。悔不該早。分家。看起來。不分開多少造化。能勤儉。能忍讓。萬無有差。想古人拚下了家業。極大。無非是內與外和氣興家。崔氏說畢。那幾位哥嫂。點頭說道。這才是真情話。叨枉自我們長了重大的年紀。都莫有想得穿這個道理。好。好。這家就不必分了。此要分之家。都被崔氏勸來不分。世有不該分之家。又被婦人刁唆來要分。試想崔氏自己。能不愧死。從此內外不提分家話。還看崔氏敬嫂心。他的娘屋本發財。凡拿衣服布草。糖食菓餅回來。必定要幾先後平分。姪

兒姪女一個名下要散點。那三位嫂說：公孀呀，是你娘屋頭拿回來的，怎麼要分跟我們？那崔氏說：嫂，我們幾先後原是一家人，東西要官眾才好。此是何等大方。那有一回，崔氏走娘屋回來，穿件白網衫子，見二嫂抱个娃娃，他就與二嫂接過來抱。那娃娃就在懷頭阿了屎，把白網衫子搞髒了。那二嫂慌忙說道：啲味，這才是不該把衣裳跟你打渥了。快脫來，我跟你洗乾淨。那崔氏說：二嫂，我還莫得公兒，等我沾點娃娃的屎氣，馬看我早些添个公兒嗎也好。兩先後大笑一場。此是何等大量。你們看崔氏把先後待得重好，所以那三个嫂，都被他感化了。那團轉的婦女伙個，都學他和睦先後，又把地隣都感化了。正所謂惟德動天，至誠感神者此也。那有一晚些，崔氏夢一白髮老人，向住他說道：崔氏呀，崔氏論你的壽元，只有二十六歲，命上又不該有兒，皆因你能和先後感化多人。灶君奏與玉皇得知。玉皇賜你九十六歲的壽元，又送兩個貴子臨門。須當牢謹記，多行善事可也。言畢，崔氏一驚而醒，好不快意。後來果生兩個兒子，一個文的，一個武的，兩個都做了大官。崔氏享了九十六歲的壽元，富貴齊發，福壽双全。是年做大生，兩個兒子同日歸家，諸親六眷同來叩賀，火炮連天，鼓樂震地。崔

氏如像半天雲頭過日子一樣何等喜幸。你們想崔氏一平生無非是恩寬量大。忍氣吃虧。家屋勸來不分。先後待得極好。所以他不該有兒。都生貴子。應該短命。都享高壽。你們說這和先後好嗎。不好。假如崔氏當年不會想也。學三個嫂子的皮氣。就莫得神靈指示。到二十六歲一死了。焉有後來當老太之日乎。可見婦女家能和先後。凡一生福祿。即從此而添。乃是一件好事。你們男子聽了此案。即以崔氏和先後的好報。拿去勸婦女。婦女聽了此案。亦以崔氏和先後的好報。拿來自己做榜樣。鄰學崔氏賢德。則天地神靈。未有不厚報如崔氏也。

二虎同埋

婦女潑蠱本不該。我今從頭數起來。公婆面前放潑蠱。生遭王法死受災。丈夫面前放潑蠱。不敬丈夫理不該。姑叔面前放潑蠱。傷了公婆那心懷。妯娌面前放潑蠱。一家不和萬事乖。灶神面前放潑蠱。暗中譴責怎消開。鄰里面前放潑蠱。與你丈夫結禍胎。陽世你常放潑蠱。陰司難過孽鏡台。如有婦女放潑蠱。快些改悔免禍災。●從來放潑放蠱的婦女。造了一身的罪孽。誠為可惜。所以勸你們婦女家。總要學個好皮氣。才是那些是好皮氣。勒在家孝父母。出嫁孝公婆。敬丈夫和先後。教訓兒女。尊

敬灶神和睦地隣。三從克備。四德兼優。這才是天地間第一等好婦女。如其不然。由隨你一性。放潑放蕩的。不啻公。就罵婆。不罵男人。就嗔先後天。吵鬧。灶神不安。人。角孽。地隣不和。像這宗婦女。萬惡滔天。斷無有不遭慘報的。我即講一案來聽。●梁山縣陳錫之女。自幼失了教訓。不知道三從四德。嘆話如打棒頭一樣。兼之娘屋發財。又多一番勢耀。自嫁與李能魁為妻以來。無日不吵鬧角孽。可憐李能魁兩個嫂。張氏胡氏。都怕這陳氏。却說那年吃年飯。堂屋擺一席。灶房擺一席。陳氏來在灶房。見他面前。散一雙筷子。他口頭就嗔道。那個舅子。連孃散筷子。都不知屋頭有幾個人嗎。那大嫂連忙陪笑臉說道。三妹呀。我一時少散一雙筷子。你耐煩些。陳氏說。我曉得你們一屋人都恨我。總把我恨不死。恨不濫。那大嫂說。天呀。天呀。誰個在恨你。陳氏說。老狗也在恨我。小狗也在恨我。那大嫂說。小狗你到罵得。是老狗二字。你還罵不得罷。陳氏說。老狗老狗。老牙狗。老母狗。老娘罵了。看那個敢來承頭招禍。此惡婦得罪神靈。記得清楚。後來定有慘報的。婦女斷不可學他。那大嫂說。三妹呀。我和你是先後家吃年飯的時候。大齊歡喜。一團和氣嗎。才是道理。然何以擺一雙筷子。你就得罪了一家人。陳氏說。放你娘的狗屁。背你

媽的秋時。看老娘煮飯頓頓都擺得齊整勒。此等話傷天害理。婦女宜戒。那

大嫂說好齊整好齊整。陳氏說不齊整又怎樣。你一句我一句。

陳氏把一棹碗盞擗翻在地下。概行打盪。可憐公婆哥嫂。个个

氣得哭。連年飯都莫有吃得成。你們說他有罪無罪。那丈夫李

把他莫奈何。只得拖進房中。勸他妻子一番。說道。歌你這婦

不像。為雙筷子吵一場。先後面前不忍讓。惡壞堂上二爹

三十夜晚上。年飯未曾把口嘗。只想接你來孝養。誰知

活閻王。灶前灶後糊亂講。定有灶神降禍殃。好話勸你不

要與我打一場。陳氏說怕論不得。李三就跟陳氏一

耳巴子。陳氏立起身來。就把李三按在地下。吓騎在背。上邊

打邊咬。李三呼救命。那爹媽兩脚把門踢開。一掌掀倒。才將兒

子救出來。在位。依王法看來。凡婦人打丈夫。杖一百。打傷了加

女在鄉間。不知道王法利害。一吓死了。才陳氏當時罵道。老烏

龜。老青猴。你衛護你的小老子。不管人家的生死。一个狗爪爪

把我抓下來。拏你的小老子。拖起就走。我叫你跟我說不清楚

叨。此又造了不孝的大罪。正所謂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你看陳氏罵一陣。又哭一陣。真

吵得灶神不安寧。到半夜來。自己點个燈籠。邊走邊哭。說道。我

回去投娘屋。要你幾命子。傾家破產叨。那大嫂二嫂。見他走在

對門去了。各人撕些錢紙來燒。如送瘟神一樣。却說那娘屋頭的爹。正點起香燭。在門外前通白道。今有陳錫。出行大吉。東去拏財。西去拏寶。家門清吉。人眷平安。忽聽一人。在對門哭道。我的爹。我的媽呀。我叫我背時鬼全家死絕。絕子絕孫的。爹呀。媽呀。陳錫聽了。氣得吹鬍子。朝屋頭一跑。把門關了。又在家神位前敬菩薩。只聽得槽門外前。嘩開門。哭一聲背時鬼呀。我。你千刀萬剮的。陳錫氣得瞪脚。問是誰個。陳氏說。我是你的女兒。險些被那捱冷刀的打死了。陳錫將門打開。只見女兒披頭撒髮哭。啼：的進來說道。被他老人公打一頓。回來投憑娘屋。要替他出口氣。那娘也是個母老虎聽了。就吵起來。說道。曉得他是要遭人命的。把我女兒重打法。我。我他要認得倒我的時候。叨。在位。分明女兒多不是。反與女兒長志氣。慣女就是害女。你們不信請看。將到天明。領起四個兒。三個媳婦。走到李家。進屋就吵起。好似凶神下降一般。李敬夫婦。也不管他。儘他吵個氣醒。各人才回去了。從此陳氏辱罵公婆。丈夫哥嫂。以為常事。忽一日。在灶房燒鍋。吹火不燃。就嗔災灶瘟灶。連灶神都拏跟他得罪了。忽然眼睛一黑。人就昏了。連忙走進房中去睡。只聽如牛吼一樣。李三開門一看。見床上睡一個老虎。慌忙出來。叫爹媽哥嫂去看。果見老虎不見。陳

氏即命人到陳家去報信。說他女兒病了。陳老媽又領起兒子媳婦。來到李家。進房去看。才見老虎睡在床上。嚇得幾娘母三魂少二魂的。陳老媽怪李家養虎傷人。說把女兒跟他咬來吃了。要李老婆填命。剛在堂屋頭吵鬧。那老虎走到門口來。眾人嚇得五離四散。那老虎說道。你們不要怕我。今悔之晚也。大哭起來。歌哭一聲。我遭了現眼報應。把人皮來耍脫。變成虎形。皆因是娘慣女。只說我很嗒公婆。罵先後。又打夫君。凡百事皆由我。一人的性。昨日裡我燒鍋。又嗒灶神。忽然間倒在地。昏迷不醒。只聽得辱罵我大壞人倫。睡床上。拿虎皮把我披定。說萬劫我都是難轉人身。勸世人莫學我這樣愚蠢。造下了大罪孽。追悔不能。媽呀媽。你慣我也。有報應。看今夜大限到。定受冥刑。說畢飛跑而去。陳老媽嚇得面如土色。也無臉見人。只得埋頭而歸。回去睡在半夜的時候。只聽嗨啞味。嗨啞味。大嘩幾聲。兒子媳婦起來。點亮一照。那陳老媽抽氣抽氣的。活。痛死了。你們說這是慣女的報應不。要曉得慣女是一名大罪。從小把女兒慣壞了。長大來嫁出門去。勤吃懶做。不孝公婆。不敬丈夫。不和先後。不敬灶神。不和地隣。嗒死人的代王。厭死人的妖精。你女造了彌天之罪。都是你為娘慣壞的。你說你有罪無罪。

所以陳老媽遭了慘報。兒子媳婦。備辦衣衾棺木。停在中堂。傷心哭道。媽呀。娘呀。你一句話都莫有吩咐。你就死了。正在哭得有勁。忽來一隻猛虎。衆人都嚇起跑。了。兒媳亦鑽在房圈內。把門抵緊。只見老虎進來。向住棺材幾撞幾撞。大吼三聲而死。陳錫知是他女兒變的。也辦一付大棺木來裝起。娘女同埋一處。世人號為雙虎墳。在位。此母女都是凶神惡煞的。不得好死。正所謂人惡人怕。天不怕也。你又看李家兩個嫂。能忍能讓。婦道無違。後來生子發福。富貴双全。李三另娶賢德之女為妻。也是成家立業。何嘗害住他。又所謂人善人欺。天不欺也。

蘭芳節孝

人生在世。誰不願夫婦偕老。奈何各人的壽元。有長有短。有妻子先死。丟了丈夫的。有丈夫先死。丟了妻子的。可憐那丈夫。將要落氣之時。就是氣都提不起來。還要抽氣抽氣的。說道。賢妻呀。我害病勞苦。你煎湯熬藥。端茶送水。我心上實在是過去不得。但是我和你夫婦一場。我有幾句話要吩咐你。不知你願聽嗎。不願聽。那婦人心中不忍。亦哭起來。說道。丈夫呀。我只望你病好。誰曉得你就在說短命話。你有吩咐嗎。說來我聽呢。那丈夫一聲。賢妻呀。喉嚨都硬了。眼淚水長流。半天才說道。賢妻

呀。我父母年老。兒女年青。家屋又窮。假如我死了。是要望你立志守節。撫兒盡孝。我在九泉之下。也才痛心。那婦人說道。丈夫呀。古言說得。有好馬不肯。雙鞍子。烈女不嫁。二夫君。是這些道理。我曉得。你自管丟心。就是莫兒。勸我也要抱兒全節。才是那丈夫聽了這些話。口閉眼閉。也就死了。在位俗話說。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樣深。你們想這些恩情苦楚。就不怕家屋再窮。有公婆無公婆。有兒女無兒女。我都要想方設計。撫孤全節。以滿丈夫的心願。像這宗婦女。生前有節有孝。死後成佛成神。一定是不假的。你們不信。我即講一人來聽。雲南林章魁妻向氏。一子取名林有富。家甚貧。後有富成人。娶妻涂氏。極其賢孝。凡當家理事。無不曲盡。婦道。誰知才過門一年多。他丈夫得一個養身病。吃得做不得。涂氏經憂服伺。再不心焦發氣。是那有些婦人。早已嗒出來。說你死又不死。活又不活。老娘難得服伺你。你看涂氏毫無嫌賤之心。是年生一子。公婆丈夫十分歡喜。以為林家有了香煙。後代誰知才喂三個月。此子竟自死了。林有富見他兒子一死。病上加氣。不久也是死了。可憐涂氏一氣未了。二氣又來。守住丈夫的屍首。大哭一場。歌哭聲。夫珠淚滾。聽為妻細訴苦情。不幸得嬌兒廢命。奴只想望住夫

君。又誰知病上加病。陡然間一命歸陰。奴哭得昏迷不醒。願同死。不願獨生。幾番想去尋自盡。又念住堂上雙親。天呀天。奴好苦命。既死兒。又死夫君。說不完咽喉哽。愈思想。怎不傷心。余氏哭進哭出。傷心傷肝。把夫安埋之後。家益貧窮。是在別人五七未滿。早已嫁了。你看余氏守節盡孝。把公婆猶如頂在頭上。一樣尊敬。得了不起。誰知那婆。兒死息氣。不久他又死了。余氏哭得天愁地慘。路人聞之。無不傷心吊淚。心想嬌兒死了。丈夫又死。丈夫死了。婆又死。哎呀我這宗事。留在世上做甚麼說。畢就向住門上幾撞。那公哭起勸。

死了。都還安埋不下。假如媳婦死了。又拿來怎下台。那余氏聽了這番好話。方才把氣鬆了。但是家如水洗。又拿條子來安埋。勸。忽想到當初趙五娘賣髮買棺。我也是將頭髮剪下來。拿在長街去賣。又看如何。於是身披孝帛。手執頭髮。一直走上場。忽遇住一位善人周大爺。見余氏哭啼。問明情由。知他是個孝媳婦。忙將五串錢送之。余氏謝恩而回。把婆安埋了。時常思唸周大爺的恩德。後來周大爺享九十四歲的高壽。無疾而終。子孫科甲不絕。此能濟人之急者。一善可當千善也。又說余氏想到丈夫婆。俱已死了。只有公。與我豈不是絕了林家的香烟後代嗎。

於是就勸公：再娶一个婆。以望生个弟。那公：說家屋重窮。接來吃咪子。到不如趁早媳婦年青。你各人出姓罷。那涂氏才生死不肯。一心要守節盡孝。是在別人。這回定要嫁了。你好結菓勒。後來定是有他公：不得已才娶陳氏。誰知過門九个月。公得病又死了。涂氏氣死氣活。哭得來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此時眾人皆知他是節孝婦。有送錢米的。有送棺木的。涂氏將公裝了。停在中堂。大哭一場。歌天呀天。我涂氏真是苦命。這一陣好叫人如刀割心。只想到接婆。公：喜幸有弟。才不斷株。

家後根又誰知我公。得了急病。陡然開。丟下我婆媳二人。老爺呀。我一家也不知是何報應。涂氏女縱氣死也難甘心。

涂氏將公：安埋之後。天天都在傷心。是在別人。這回定嫁得死不變的心腸。真是千古少有。那婆：說媳婦呀。我已身懷六甲。有五个月了。你不必息氣。涂氏聞言。爬不得生个弟：就好勒。却又莫得憑。則於是就在蘭草花前。祝告天地神靈。此回是个弟：蘭花你速開來。我好丢心。正是人有誠心。利有感應。果到十月一蒲生下果是弟：婆媳大喜。取名蘭生。涂氏一双手找吃找穿。越有心腸。喂至三月。婆：不忍涂氏勞苦。私丢小兒在家。各人嫁了。涂氏無奈。將自己的團喂弟：那團越吃越有。撫大來送他讀。

書到十五歲出考。蘭花又開。是年進學。第二年下場。蘭花又開。十六歲中舉。涂氏與弟完配。蘭生夫婦俱呼涂氏是嫂娘。事奉如母親一樣。後進京下會試。蘭花又開。果會進士。報子來家。真是鬧熱。蘭生將涂氏一生苦節奏聞。皇上龍心大喜。

即發銀修建牌坊。蘭生領

旨歸家。賀客臨門。忽夫人双生

二子。重喜事。真是愛人。即抱次子與涂氏。那涂氏後來親見子姪入學中舉。他享年九十九歲。談笑而逝。眾聞空中有音樂之聲。此時蘭花開來。滿屋俱香。花心現一菩薩形象。共以為涂氏登仙之兆。你們想涂氏受盡千辛萬苦。都不肯改嫁。所以

假鬼護節

人生在世。男子以忠孝為本。婦女以節孝為先。能盡節孝。天地也要保佑你。朝廷也要旌表你。修座高大牌坊。萬古留名。好似做了狀元宰相一般。你們說體面嗎。不體面。故在富貴之家。夫死有公婆。有兒女。理宜守節盡孝。才是婦道。即無兒女。亦當要抱兒接香烟。也才對得過你的丈夫。若是貧窮之家。更要替你丈夫盡孝撫孤。他在陰靈也才滿心。就是娘舅二家逼迫你。外人刁唆你。調戲你。你能立下至死不變的心腸。保全名節。像這宗婦女。斷無有不得好報的。我即講一案來聽。會理州。離城

二里有一家姓陸的名上清。妻年氏所生一子名存厚。妻林氏。這林氏是讀書人的女子。素知三從四德。自過陸門。孝公婆。敬丈夫。賢德無比。那年陸上清染病而死。存厚夫婦氣死氣活。厚備衣棺安葬。又在墳前搭棚守孝。林氏每日送飯。不辭勞苦。鄉人皆稱他是孝子孝媳婦。才隔一年。其母又病。服藥不效。求神不靈。痛親恩之罔極。珠淚双流。思子職之難耐。愁腸一片。存厚扯件白紬衫料。請那姑孃屋頭的老表張裁縫來。縫又與他母親稱一付藥。交與妻子說道。此藥價貴。你須守住熬好。兩端與母吃。林氏那晚上。正在灶房頭熬藥。忽听得鍊子聲响。掉臉一看。看才是吳二爺執扇捲傘。走進母親房中去了。林氏叫一聲。嚇倒在地。那裁縫與丈夫。點亮來問住林氏。林氏說明。忙叫丈夫進母親房中去看。那母親早已落了氣。存厚夫婦大哭一場。才將棺木抬出來。殮了母親。做供道場。送上山與父合墓。存厚又搭棚守墳。朝日悲啼。不料身體弱了。七七都未守滿。偶染一病在身。林氏守住丈夫。哭道。丈夫呀。公婆相繼而死。家中無人。只望你無災無難嗎。以好操持家屋。如今又得下疾病。假如你一死了。丟下妻子與三歲的喜兒。拿來怎下台。存厚說賢妻呀。我病沉重得很。恐怕凶多吉少。你且坐下。聽我吟咤幾句。歌為

夫此回病不好。怕的不久赴陰曹。丟下妻子又年少。誰人與你
 把家操。賢妻你要耐煩來守倒。切莫埋怨常心焦。如把喜兒撫
 大了。後來定有好下梢。自古守節神相保。死後天上樂道透。你
 將喜兒來抱倒。為父有話把兒教。哎呀我的一見喜兒年紀小。
 不由為父淚長拋。想你娘母無依靠。我若死了怎開交。嗚呼
 大來要盡孝。免得你娘把氣洩。讀書耕田是正道。不要賭來不
 要嫖。為父心腸難盡表。看一命赴陰曹。存厚吩咐一場嗚
 呼哀哉。林氏哭來氣死幾回。娘家哥子帮忙。把夫埋了取下鈿
 環首飾。漢素打伴。立志撫孤守節。那年冬月與喜兒連衣裳。

想張老表熟識。出入方便兼之為人誠實。果寄信去。張裁縫來
 到家下。林氏就抱布出來裁。誰知他見了林氏美貌。家中無人
 提起剪刀。死看倒林氏。戲頑的問道。表嫂表兄死了。你
 不欠嗎。林氏說。夫妻恩愛。豈有不欠之理。張裁縫說。表嫂。你看
 我像不像表兄的樣。林氏說。你這話太為無理。我不愛聽得。
 於是各人進去了。張裁縫看得不轉眼。就在堂屋唱起山歌來。
 林氏聽了大怒。就在喜兒屁股上。幾耳巴子罵道。喜兒呀。你長
 大成人。如學那些戰凌子娃娃。說話刻薄。見人婦女。斜眉斜眼
 的嗎。老娘活打死你這個雜種。有此正氣。鬼敬神欽。張裁縫聽見。大不安

逸左思右想。總在打主意。忽想到舅娘害病時。表嫂熬藥。偶見

吳二爺。嚇倒在地。我不如裝去嚇他。或可以成事。

在位休道天高無耳目。虧

心暗室有遊神。你如此存心不良。豈無報應嗎。

你看張裁縫到第二日。回去買張粉紙。

折一頂尖帽。又拿孝衣一件。傘一把。鍊子一根。將到黑時。來

在林氏家中。點起亮鍊衣。林氏在房中紡線子。到三更時候。不

見裁縫談話。林氏在門縫一來。只見裁縫裝起吳二爺的樣子。

有些嚇人。林氏心想。我家中只有一个燒鍋的老母。今夜張裁

縫把門打開。進來欺我。怎樣開交。陡然問想个妙方。忙將鍋煙

子把臉打黑。頭髮打撒。穿件紅衣。又拿紅紙做个長舌頭。將燈

盞撥得明明朗朗。假意上床去睡。暗從單子當頭鑽出來。藏在

包篋內。幸那包篋只有一半谷子。尚可藏得下人。那張裁縫拖

起一根鍊子。走來將林氏房門踢開。又見紡線車子當路。一脚

踢倒。手執蒲扇。正在學吳二爺走路的款式。林氏忽在包篋內

立起來。大呼一聲。那張裁縫見此形容。只說老表回煞。呵。兩

聲。仰後一倒。端端倒在紡線的罈子上。已從後頸窩穿到喉嚨

包。去了。林氏見他不動。下細一看。已簽死了。林氏想到。我不

去呼冤人。說是我謀死的。罪案難措。坐在床上。心亂如麻。不待

天明。急力跑到會理州。那城門未開。又等一陣。看門差人才把

城門打開。林氏一步奔進去。那差人哎呀一聲。嚇得幾倒退。林氏跑上大堂。十房人役都呼打鬼。林氏忙打堂鼓。州太爺即刻坐堂。看見林氏那個樣子。打幾個冷勁。問道：「下跪何人？如何花臉披髮來此？」呼冤。林氏說：「青天太爺要問嗎？」聽民婦訴來。歌奴的娘家本林姓。嫁與存厚姓陸人。你的丈夫。大老爺呀。丈夫公婆死乾淨。只剩奴家與兒身。你為啥事。大老爺呀。因為殘冬將要盡。請我老表縫衣衿。你老表姓啥。大老爺呀。奴的老表本張姓。他母是奴姑娘親戚。是親戚。該好嗎。大老爺呀。奴被老表調戲盡。誰知奴家是真心。他見你真心。又怎樣。大老爺呀。奴裝吳二爺來聽。奴也裝成惡鬼形。你這樣子。本裝得嚇人。他裝吳二爺來聽。奴也裝成惡鬼形。你這樣子。本裝得嚇人。

老爺奴藏包篋無形影。見他一脚踢開門。他進屋來。又怎樣。大老爺呀。屋來正在聽。奴立包篋。啞一聲。他此時嚇倒未。大老爺呀。奴只見他仰後滾。在地下不動身。他未必就嚇死。大老爺呀。奴近前去看。一陣已被鏰籤喪殘生。奴急來城把狀稟。還望太爺施洪恩。太爺說道：既是如此。本州即去看驗。各自回去。那州太爺吃了早飯。一同下衙。傳齊地隣。太爺親身進房看驗。只見那裝吳二爺的手中尚拿住一根套狗的鍊子。尖二帽還在頭上帶起。太爺笑了一聲。又看那包篋不假。復問林氏：「一詞不差。太爺指在張裁縫大罵道：你這狗奴才。想破人之節。這宗怪事都做出來了。宜乎天地

不容鬼神震怒。該死該死。叫地鄰拖去埋了。就是太爺又誇林氏有才有節。可算女中文夫。回到衙中。行文上司。上司申奏

皇上。龍心大喜。命本州太爺與林氏修豎牌坊。以旌其節。何等體面。何等增光。後送喜兒讀書。聰明過人。十六歲上。中了探花。由學院直陞到太師太保。內閣大臣。林氏誥封貞烈一品夫人。享福不盡。可見婦人能守貞節。就有多少的好報。你們婦女想吓。愛人不愛人。既是愛人。就要學他的正氣才好。至於當男子的。凡遇婦女。都不宜動心。况是節孝婦。豈可妄想嗎。要曉得從來節孝婦是有神靈扶持的。你看張裁縫。竟自把性命丟

宮花入夢

如今士子。吃聖賢飯。穿聖賢衣。識字而不敬字。讀書而不惜書。斷簡殘編。任意拋棄。糊窗裏物。隨處皆然。或入廁而不洗手。或摳脚而亦看書。或貪眠而拋卷於牀。或謔文而嚼稿於口。寫惡語。寫淫詞。鬼神怒目。不敬書。不惜字。聖賢痛心。師不戒弟。罪有攸歸。弟不聽師。名終難得。尤可痛者。商賈農工。每多散棄於糞土。兒童婦女。又常輕賤如草毛。茲以淺顯的話。與爾婦女言之。你們婦女家。總要曉得字是聖賢的心血。要敬重才是。怎奈如今。的男子。伙不講說。婦女伙就多造罪。有拿字紙來挾花線。拭

掉襪的。有拿字紙來封鐔鑽包菜種的。有拿書帖門對剪來做鞋樣子的。有拿圖章記号。掃在那糞迷頭的。有拿字來任隨小兒耍。落於屎尿的。有拿符來貼在床邊上。得罪聖賢的。更有拿錢來帶下身。放床上的。又有拿布來繡福壽做枕頭的。更有繡五福繡八仙繡卍字繡十字。顯他手巧的。你們想這汗穢字跡。輕賤聖賢。天地神靈。豈無報應嗎。所以有眼痛手痛。生子不聰明的。家敗人敗。後代不昌盛的。還有遭雷打。失脫人身的。我講到此處。我亦不忍心。故勸你們男子。伙要講說。婦女伙要聽勸。

人家把字紙字跡。故惜得好。後來得了善報。才知吾言不假。

昔湯陰地方。有个讀書人。姓石名燕飛。娶妻李氏。所生一子一女。子名堅。女名良英。家屋貧寒。教學為業。到也知先德行而後文章。但於惜字一條。尚少斟酌。教到四十歲來。忽然双目不明。百藥罔效。自思生平無過。如何瞎了眼睛。那良英女兒。是有孝心的。見他爹。皂孽。因於夜靜無人的時候。沐浴焚香。跪在灶神位前。哭訴一番。求灶神保佑他父親眼目光明。才說畢。忽然昏迷在地。見得两个仙童說道。你要知你爹。眼目不明之事。隨我一路去便知。那良英女兒。同走不遠。見一寶殿。雕龍繡鳳。瑞氣祥光。左邊箱房有數十人。頭帶宮花。身穿紅袍。每人面前

一堆紙灰鼓樂喧天。旌旗繞地。乘轎而來。乘轎而出。真是鬧熱。良英女兒問道。仙童呀。此是何人。灰是何物。那仙童說。此是陽間能敬惜字紙的人。紙灰就是他燒的字紙。看惜字之多少。以定官之大小。可見惜字是愛人。那仙童又引良英女兒到右邊箱房來。只見男子十餘人。捆在將軍柱上。惡鬼手執銅針刺眼。一針刺去。鮮血長流。那些人痛哭不已。又見有婦人女子。或宰手指。或烙眼睛。甚是嚇人。良英女兒又問道。仙童呀。此犯何罪。那仙童說。這些男子生前不惜字紙。就受刺眼之罪。婦女不惜字紙。愛

備入山雲勾龍鳳福壽。卅字十字。就受烙目宰手之罪。可見男

字。真是若火。良英女兒轉眼一看。遙見右柱上他爹。也受刺目之苦。良英女兒問道。仙童呀。我爹。未死。然何就在受罪。那仙童說。你爹。雖未死。因他教人子弟。拋撒字紙。共有十萬八千六百七十三字。應受刺目十萬八千六百七十三回。故早勾他陰魂受罪。壽亦不久矣。良英女兒聞言大哭。哀告仙童求解之方。那仙童說。你能勸爹。惜字數萬。庶可解罪。不然。難救。難救。良英女兒方欲再問。忽見空中吟榨一雷。抓个女子。披頭撒髮。跪在地下。霹靂一聲。打成灰飛而去。良英女兒一時驚醒。睜眼看。還在灶前坐起。只聽雷雨大作。各自安宿去了。到第二早起。

忙上前問他爹：眼目如何。那爹：說道女兒呀。我的眼目愈見沉重。也不知是何報應。那良英女兒說道：爹：呀。我要說得來。又怕爹不信。要不說得來。我又心不忍。他爹：說女兒呀。你曉得報應嗎。快講來我聽。於是良英女兒跪地稟道：爹。昨夜女兒訴灶君。祈父眼目復光明。這是女兒的好女兒。訴到三更靜。忽然昏迷地。埃塵。你又見些甚麼。爹：呀。兩個仙童把兒引。一直走到那幽冥。那幽冥又見些甚麼。兒見寶殿把身進。雕龍繡鳳好驚人。看那有人嗎。沒。左邊有人真喜幸。頭帶宮花亮如金。那是誰子。從得嘞。爹：呀。右邊有人真可惜。字人。你又見有別樣嗎。右邊不

把字紙敬男子刺目痛肝心。報應嗎。沒得嘞。爹：呀。婦女不

把字要緊。死去宰手烙眼睛。見些甚麼。爹：呀。兒見父親樹

上捆。有个惡鬼刺銅針。不看見爹：呀。我。說你不把字紙

敬由隨學生亂糊行。這都是我教書人。拋撒字跡有數定。十萬

八千還有零。呢。我。撒了重多拿。若能改悔與敬信。此目尚

可復光明。依你這樣說來。我定安改海才是。你。又見雷公一聲震

打死披髮一女人。此是何人。此人今日就知信。好似表姐李貴

英。他父親聞聽此言。汗流滿面。即刻焚香悔過。吃了早飯。就

聽聞李貴英。昨夜三更時候。被雷打死。將平日汗穢字紙所繡

宮苑入彀 卷二

字跡盡行擺在他面前。石先生聽了，更吃一驚，忙約人修字庫，送字篋。又與惜字會請人收字，到處苦口勸人，要敬惜字紙。才一年內，双目復明，後亦善終。早假已死，不後悔了。又說良英女兒從此惜字，更見誠心。凡壁頭上、板檯上、碗底上、棹子上、春對子、藥單子、避瘟符、壞書籍，無不撿得乾淨淨的，拿來放在字篋內。又常將夢中之言，苦勸地隣那些婦女，個個都學他敬惜字紙。是年出嫁，花草無字跡，無人物，嫁到何家，孝公婆敬丈夫，甚是賢德。一日說道：丈夫呀，人生在世，總要惜字，兒孫才聰明。如不惜字，家屋難丰順。那丈夫說：你們婦女伙曉得個條子嗎？良英說：丈夫呀，莫說我不曉得，就是陰司我都曉得點。那丈夫說：你曉得你說來我聽吓。良英就將前日所夢之人，能惜字何等逍遙，不惜字何等受苦。一一說明。那丈夫就心悅誠服。大家惜起字來了。此丈夫被他感化，良英又去勸地隣那些婦女，從此也知敬惜字紙。不繡字跡，地隣上又被他感化了。在位天地間，有此好婦女，豈無善報嗎？你看那年身懷六甲，第二年三月三日臨產，痛苦，忽然昏迷中，見一尊大神，身穿紅袍，手執宮花，向住良英說道：因你能敬聖賢字，特送貴子臨門，須當謹記，毋負天意。說畢，將宮花插入懷中而去。良英驚醒，便生下一個耿董董的兒。

娃子眉清目秀的。取名德生。夫婦見得一个好兒。又送字篋一
千个。以報神恩。德生六歲發蒙。過目成誦。十二歲入學。十五歲
中舉。十八歲會進士。中探花。歸家祭祖。真是鬧熱。後德生能體
父母之志。不惟敬惜字紙。而且廣行陰騭。連生三子。後來兩個
狀元。一个探花。世人有父子探花。弟兄狀元之譽。在位此一孝
女。能惜字。能勸人兒孫。就有探花狀元之報。你們說愛人嗎。不
愛人。既是愛人。个个都學良英。盡孝惜字。勸人那天老爺送得
一个探花狀元來。哈。定然眉毛都會笑垮了。怎樣勸。男子當老
太爺。婦女當老太。你們說歡喜嗎。不歡喜。可見狀元探花。無
不從善事。不來也。世人明知而行也。

灶神靈驗

灶灶灶。灶神位前。要盡道。明是人間當家老。吉凶禍福由他報。
男子們進。出。莫亂吵。快把妻兒教。婦女們朝。日日要知
道。總宜尊敬好。灶前灶後勤洒掃。灶上灶下敬為妙。當燒那潔
淨柴草。最忌的嬰兒屎尿。男子女子脚踏灶。神惡了。大月小
月身對灶。神會跑。嗔公罵婆。妯娌吵。打兒咒女。夫妻鬧。得罪
灶神。禍不小。但願世人謹記倒。如今人總把灶神看小了。殊
不知灶為人間司命主。天上耳目神。能降災錫福。所以說要敬
他。才是怎樣敬法。勸。灶頭上宰不得骨頭。春不得薑蒜。打不得

箒箕磨不得菜刀。鍋內停不得澀水。煎不得牛犬鰕鱔。一切傷生害命之物。那灶神是不愛的。吃了飯。總要把缸鉢碗盞。動用家具。檢得乾淨。洗得潔白。才是道理。炎冲上灶額頭。灶門口。炕不得鞋片。嗔不得灶神。如有大月小月。烤脚包脚。孩兒屎尿雞毛狗骨。全無忌諱者。其罪不小。又有嗔罵公婆丈夫。先後兒女者。其罪更大。凡新來媳婦。拜過天地祖宗。就拜灶神。才是正理。每月三十要上天。各宜誠敬。八月初三是聖誕。虔具香燈。灶前灶後常掃潔淨。婦女能如此敬灶神。便得善報。不然就遭慘報。你們不信。我即講一素來聽。貴州何柔妻申氏平。

素最不敬灶神。有人勸他。全然不信。那劉姑孃是愛敬灶神的。來家耍了幾天。看見申氏在灶前灶後。全無一點忌諱。將近少午。申氏擺茶。那劉姑孃就說。灶房啥原有灶神。你們婦女家總要尊敬才好。申氏說。我肯信一堆泥巴。就說有神。劉姑孃你看見在那裡有好高。有好大。申氏大聲舞氣。不覺就把他的娃哇驚醒了。忙去抱來一看。那娃哇才屙了屎。申氏一路換一路說。劉姑孃。劉姑孃。依你說。灶房頭洗不得娃哇。我今天偏要在灶房頭洗。吓看誰个把我怎樣。那劉姑孃說。洗不得。洗了是得罪灶神的。申氏不聽。竟自把娃哇洗了。交與弟婦抱起。又拿住

屎片說道我今天偏要在灶脚下洗吓看有甚麼鬼叫喚誰知話莫有說得完忽然一跤跌倒在地那弟婦才說是要去拖他只見申氏一翻扒起來將那屎片向自己臉上一陣亂糊一得一臉都是屎亂說亂跳好像瘋了那劉姑娘替他在灶神面前悔也悔不好他丈夫嚇得張頭露耳的只想盪盆水去洗他臉上的屎誰知申氏抱住腦腕在地下一陣亂滾大聲呼道洗不得洗不得你要跟我洗那个黑衣神就要拿鑽子來鑽我的腦腕他丈夫也就不敢洗在位這都是神靈使他自已聞吓臭不

那申氏忽然如醒了一樣遂向丈夫大哭起來夫呀你的妻費

下了活眼報應皆因是平素來不敬灶神引兒女洗屎片金不自省回一洗那臭氣得罪神靈故使我將屎片臉上糊定自已糊試一試認真難聞可憐我鼻孔頭盡都糊緊哈口氣出口氣臭得鑽心夫呀多半是你不把妻子教訓我死後你的罪也是不輕婦女們莫學我不把灶敬報應來悔不轉定在傷人申氏哭畢呼他弟婦挈缸鉢筭箕放在他腦腕上頂起弟婦不肯他又叫喚起來總說黑衣神要鑽他的腦腕弟婦莫奈何才挈去跟他在頭上申氏頂一陣又呼要挈沙盆子在他腦腕上去春弟婦不得已只得搗了缸鉢筭箕又將沙盆子在他腦腕

上春一陣。申氏又像醒了。遂對住弟婦放聲大哭起來。歌千悔萬悔我好氣。不該懶惰把神欺。灶上再不檢歸一。瓢兒缸鉢亂堆些。春姜春蒜徒便易。頂：懂：把灶欺。牛犬鯁。鱔我不忌。傷生害命又殺雞。灶前灶後愛發氣。不啖媽來就啖爹。誰知神靈把筆記。造成罪孽無了期。二妹呀你能敬灶是好意。後來足食又丰衣。●申氏哭一陣。看見半鍋澆水。他又說道。這澆水儘放在鍋頭泡起。還怕好吃啖。於是就去盥來吃幾口。又打一陣乾嘔。活：把半鍋澆水吃完了。這就是灶頭上不知忌諱。所以有這些報應。你們說灶神靈驗。馬不靈。從此以後。無論他怎樣得罪灶神。就是怎樣的報應。真正嚇人。遠近男女天：來看猶如趕場一樣。足：皂孽半個多月。死不死活不活的。那天來了一麼多人。申氏對眾人說道。我在陽世的活報應。已受滿了。你們看我梳腦腕才叫好要啖。於是跑進灶房。那弟婦正在燒火煮飯。申氏說你走開。你走開。這裡熱和。我要來梳腦腕。把頭髮打撒。就向灶孔頭一鑽。他弟婦嚇慌了。趕忙去拖出來。一臉都燒起果子炮。倒在地下。痛得一陣板一陣跳。眾人都嚇呆了。忽然又站起來說道。我要來炕脚。我要來炕脚。跑去把一雙脚燒在灶孔頭。那弟婦忙去拖出來。皮都燒濫了。忽又大聲說道。我要在灶房耍舌頭。你們快來看。他兩

手把舌頭扯出來多長。血淋淋的倒在地下才死了。劉姑娘親
眼看了半個多月活報應回去敬灶神更加誠心。一年四季猶
如把灶神頂在頭上一樣。又常勸人於八月初三日興灶神會
他兒子劉必昌後來入學。又去下場。正在做不起文章。恍惚間
聽有人言道。吾乃汝家灶君也。因汝母敬吾誠心。又能勸人賜
爾高第。須當謹記。劉必昌驚醒來文思大進。後發榜果中第三
名。歸家對母言明。其母亦得个吉兆。與他是一樣的。你們想劉
必昌之母能敬灶。能勸人。故其子不該中舉。都會中舉。何申氏
不敬灶神。故遭活報應。不該短壽。却會短壽。從此案看來。你

改過換子

刻薄成家罪大。定產孽子敗家。一見聰明喜心花。趁早回頭改
吓。回心向善不假孽子。天要收他定放好兒到你家。富貴自然
長發。這幾句話是說人生。須當厚道。不可刻薄。書云。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如今人誰不願長發其祥。彼貧者欲富
必將心腸存好。忠。厚。勤。苦。心可對天。必憐憫萬不
至以困於貧。必轉貧為富矣。彼富者豈有欲貧之理。欲長保富。
即當知足。家有餘積。當為天地補其缺陷。遇貧窮則周濟之。遇
急難則扶救之。天必保爾子孫萬代無窮矣。若越富越貪。存心

刻薄行事慳吝。無非與子孫廣積財產。望子孫永遠無窮。如此居心。天豈不放大耗小耗。爾家貲乎。大耗小耗臨凡。定主聰明伶俐。人有聰明子弟。誰不望功名有成。能知回頭改過。求神默佑。真心悔。力行善事。終是大耗小耗星。天亦必將耗星收回。換成樸厚。使之名能顯達。富能長守。此即皇天不罪人悔過。理必然也。列台不信。聽我講段案來。昔年蓬州有一宋長福。平素為人慳吝。刻薄成家。配妻鄭氏。百計奸貪。雖積成一個富家。年到三十。兒女俱無。到處祈神許愿。三十二歲。忽然双生。夫

婦愛如珍寶。及六歲讀書。二十歲過月成誦。又十歲便能作文。長福見二子聰明伶俐。忽然良心發現。因想道。為人若要兒

孫好。莫把銀錢刻到老。我如今已有萬貫家財。兒子又好。若不

做些善事。恐怕碍着我兒的功名。不能顯達。想到會想。但想兒

性命於是焚香炳燭。對着家龕神聖。將生平罪過。默、痛悔一番。

歌跪神前。焚香燭。虔心禱告。眾神聖聽下民細訴根苗。因只為

得二子。聰明有造。怕的是我德薄。難把名標。細思量。對神聖自

把過表。將一生奸巧事。盡行除消。有大稱。和小斗。一概燒了。凡

損人與利己。改盡為高。從今後。有善事。不分大小。無論他或補

路。或是修橋。遇貧窮。必周濟。把他來保。遇孤寡。必憐恤。免他受

焦凡一切利人事件：做到望神聖佑二子早入皇朝。長福
訴畢果然改換心田。力行善事。一日趕場歸家。見宅近不遠有
個彭孫氏守着婆。彭蕭氏在屋簷邊上放聲大哭。他便上前
問道。彭大娘你這媳在哭。咿。彭蕭氏掉頭一看。見是長福。因答
道。宋先生你不曉得我兒出門五年都不回來。家中又莫吃費。
萬般無奈。纔托媒嫁媳。弄點養糧。約定今晚接人。我這媳婦不
肯改嫁。因此啼哭。問彭大娘你媳婦不肯改嫁。又何不儘他莫
出門。肯我若不嫁媳婦。又拿味來吃。宋彭大娘你嫁媳婦講了
多少財禮。肯講了十二串錢。宋既然纔十二串錢。就在我家來

領何必苦。要嫁媳婦。宋先生我媳婦已經憑媒說歸了。
又怎好退悔。宋這個不難。你如今還未接財禮。我與你修假書
一封。說是你兒子在外間。知帶回來的。他妻不嫁。叫他有錢。另
自去討。彭蕭氏聽得此言。即便倒身下拜。長福歸家。即寫假書
一封。銅錢十二串。命人送去。那夜來接親的。彭蕭氏就對他說。
我兒子今天帶信回來。他的妻子不嫁。說你有錢。另自去討。那
討親的。也是一個樸實人。聽說本夫不嫁。怎敢估討。遂各人回
家去了。各位。這宋長福。全人名節。費錢不多。從此不上一年。他
的善事。不計其數。只望神天保佑他兩個兒子成名。誰知次年

四鄉瘟疫大作。二子忽染瘟疫。同日而死。宋長福見兒一死。傷心。哭死哭活。始命人備辦棺木。抬去埋了。朝日思想。心中總是不服。想我從前為惡。偏生好兒。如今為善。反絕烟嗣。豈不是天道無知。阻人為善。叫人為惡嗎。如今人。一受磨折。大半都為惡的。忽一夜上床安寢。夢入陰司。走入一座大衙。外面抬頭一看。見一直匾。天下善惡都統司。兩旁一對聯云。善士臨斯。自然壯氣。奸雄到此。能不寒心。長福見了。又進二門。見一橫匾。彰善癉惡。門邊一對聯。生平一味糊行。堪嘆信心不及早。今日千

受受。上。也。思。回。首。即。願。遲。長福看畢。不敢前進。就站在二門。聽內衙笙簫鼓樂。送出一個婦人。頭戴鳳冠。身穿蟒袍。腰繫玉帶。長福定眼一看。不是別人。就是他上年周濟。不曾改嫁。那個彭孫氏。孫氏見了長福。大吃一驚。便問道。宋恩人。如何到此。長福應道。偶然來的。孫氏嫂。你如何這般榮耀。只見孫氏止住鼓樂。與長福說道。歌孫氏女。暫停步。且把話論。尊一聲宋恩人。細聽原因。奴自從于歸後。婦道克盡。知節烈。和孝敬處。奉行長福說。這樣行。夫因貧。出貿易。杳無音信。丟妻。在家中。年近七旬。你的家屋。到是我們曉得的。但你又是奴家苦績紡。把婆孝敬。有飯食。並不敢私自獨吞。這就難。忽一日。我妻。得下疾

病臥牙床。想肉吃錢無半文。你婆：得病。心想肉吃。家奴無奈。

焚香燭對天告稟。割股肉救婆。得保全生。哎。你還割股救

心。我婆。他見奴受苦不盡。一心想叫奴家另嫁別人。你若嫁

的婆。你奴因此對婆。苦。哀懇萬不想有解救。遇着恩人。那

不過一時行權。何足為恩。蒙周濟全奴節。方纔安靜。又不幸奴婆。一命歸

陰。前日裡得音信。奴夫喪命。哦。你丈夫也在奴堂伯強逼奴改

嫁出門。堂伯逼你改嫁。你又便怎麼。勸奴無奈。循節死。當把命盡。陰曹府最重

的節孝之人。前金童後玉女。冥王欽敬。迎奴家到殿前。冠帶榮

身。也。兒。又。全。節。孝。上。帝。憐。憫。命。送。上。天。庭。

氏話猶未畢。內衙出來兩個青衣童子。說都司有命。召蓬州宋

長福入見。長福想道。怎麼都司就知到我來了。命人召我。正

要會都司。問我兩個兒子死的原因。遂與孫氏叙。而別。入見

都司。跪在案前。只見都司吩咐道。本司念爾改惡從善。一年之

內。大善兩件。小善二十餘件。是個善人。站立一邊。聽本司吩諭。

列位。你說改惡從善。好嗎。不好見了都司。且得以站立說話。長福立起身來。都司問道。爾為

何在陽世。口出謗言。說天道無知。長福致恭稟道。某自知前半

世。所行皆惡。因得二子聰明。猶恐碍着前程。方纔立意向善。不

惜銀錢。不知為何反把二子俱亡。是以口出怨言。伏望都司恕

罪。指明二子死的原因。都司說道。爾只見陽世的禍福。不知陰
司的報應。前日爾子身死。正為爾為善始然。吾不為爾指明。爾
焉知冥中的報應無差。爾但見二子聰明。就認為承宗令子。殊
不知爾廣有家貲。多半是刻薄得來。樸拙子弟。焉能敗之。故

上帝有旨。來到本司。特降二子投生你家。使他聰明伶俐。日後
纔習非為。復使他心高氣傲。日後纔能破家。又因爾立意向善。

上帝又有旨到命本司收取二子。俟爾善念愈堅。另賜佳兒
爾再勿妄生謗言。謂天道不平。致干天譴。都司說畢。即命青衣
童子。將長福送出衙外。被二子一推。即時醒來。仔細一想。此夢

奇怪。但不知彭孫氏還在嗎。不在。天明命人去看。家人回來說

道。彭孫氏是昨日午後自盡的。列位。你看婦人家有孝有節。死

為仙女。你們說女人家能全節孝。好嗎。不好。長福之妻鄭氏問道。夫君。你命人去看

彭孫氏何事。長福遂將他夢入陰司。看見彭孫氏如何榮耀的
事說了。四處傳言。聞者莫不驚心。自此長福益力行善。本年他
妻又懷六甲。次年又雙生二子。長名之綱。次名之紀。長到六歲
送去讀書。就與前二子相反。性極蠢鈍。又不肯讀。長福想到我
夢入陰司。都司說上天另賜佳兒。這佳兒就是如此。都能成名
呀。又轉念想道。大約上帝怕我為善不終。還莫有與二子開

靈機也未可知。他又延請道學先生，設一義館。方境中有聰明子弟，不要束脩，家屋貧窮，更給錢米。四五年內，得他成名者六人。廣做善事，不計其數。忽一夜，又夢見彭孫氏，仍然滿身榮耀。來家持一包藥，與二子同服而去。第二日，二子陡然心胸開拓，過目成誦。十五歲上，弟兄同入膠庠。你們看宋長福，全人名節，開靈機，以報恩德。這做好事，果真是有益於己的事。及到十七歲，長子補廩，次年拔貢。次子十九歲中舉。從此家聲大振。列位，倘宋長福不知悔過，則家業定敗於前二子之手矣。可見人不怕有過，只要能改力行善，事亦可回天。人若有過，亦當學宋長福，痛改前非，不惟保。

悔過活命

人生總要聽教，切莫氣傲心高。姑負訓誨，要橫豪眼前，卽有顯報，不怕罪造深了。只要懺悔，能逃誠心，誠意改惡條，自有神天相保。大凡人生在世，總要聽教，纔不造罪。這聽教的話，不待長大時纔為要緊。自小時就要曉得纔好。你想父母把兒撫到七八歲時，費了多少心力，又怕兒不醒事，必要送在學堂讀點詩書。識點禮義兒，若聰明百計千方，不惜銀錢，都想把兒盤成方能遂心。為子者果能體父母心腸，聽先生教訓，品正行端，口誦心唯，自強不息。俗語云：皇天不昧苦心人。後來入箇學中，塊舉。

你說你父母歡喜嗎不歡喜究竟體面還是自家去要。你父母也不過外人。嗶聲老太爺便罷。縱使不能成名。只要能聽教訓。道理也曉得。皮氣不乖張。做事懂人情。誰人又不尊敬於你。人能受人尊敬。也就像入學中舉一般了。如不聽教。徒在學堂日混時辰。虛度光陰。知識稍開。道閻講嫖論賭。師長縱行嚴勵。刻定課程。亦只徒習點詩文品行大壞。陰隲有虧。日後或沾前人德意得點功名。還不是箇糊塗秀才。你父母歡喜的時少。不歡喜的時多。自要紳熱。大干天怒。那天地鬼神斷未有不大彰

報應。示罰於你的道理。道至身當參報。你纔誓悔。豈不遲了馬。

只要慘報臨頭能知醒。悟痛心懺悔書云。天道福善禍淫。不加悔過之人。也還有救列。台不信。我講一人來聽。井研縣離城

不遠。有一秀才姓余也。不說他名字。自小就有十分傲氣。他父母送在學堂讀書。到也聰明過人。雖則家屋貧寒。父母望兒成

名。縱受百般勞苦。都要找點錢米盤他讀書。為兒十者。就要體貼父母苦心。發很

讀書好。他先生於講論之餘。亦常以古今報應善惡。訓諸弟

子。他全然不聽。及讀到十三四歲時。情竇一開。他就犯了一個

淫字的大罪。可惜不聽先生講報應。就造了殺身大罪。凡為年

你看他損陰喪德。不顧廉恥。在陰曹地府。也就把人皮都要脫

了。他還深為得計。自此見人美色。流連不舍。百計籌措。又犯心

淫。功過格云。犯心淫。記大惡五十。魄散魂飄。悵望不色。又犯目淫。大惡五十。設閨道

間。不避嫌疑。更犯口淫。大惡五十。拈韻成句。不盡風雪。詩更犯淫。均

同罪種。罪惡不可勝數。及後書讀不起。衣食窘迫。方尋學館

餬口。訓蒙束脩。沒泊。到年底。仍是空乏。其身讀書人壞品行。且

於父母面前。多忤逆。弟兄之間。少曲全。猶幸得他父母與前人

的德厚。被他還未喪完。到咸豐丙辰春。竟把一個秀才弄到乎

了。假如此時。把昔年先生所講的善惡報應。拿來想吓。力悔所

犯的各项淫惡。併不老不弟諸惡。痛心改悔。勉行善果。努力前

修。功名或有上進。亦未可見得。此為讀書人當此之時。正當回

才。乃自入學以來。負債難償。仍尋學館。舌耕未幾。而學堂被盜

報應來。了他竟不知猛省。有要身分。全不查點。虛實。指名妄控。株累

多人。他還更落得人。稱恨。敢怒而不敢言。受八累者。嗾天報應

及到戊午年。下場去了。家中妻子。即死。人。如說天歸家來。前

賬難還。後賬又拖。受了多少啞氣。喪氣。捶頭。過了無數緊逼。愁

眉不展。加以李短辮子圍城。東逃西竄。賊去後。以幸逃性命。歸家

來。家無斗筲室。如懸罄。慘莫極矣。病又來。纏室。口來害去。幾乎將

死。米無半顆。錢無一文。天老爺處治他造惡的人。你病愈後仍

然不知改悔無錢度日放浪城中作盤踞狀旋當團首無惡不

為走衙門聞說事諸般醜態更不便言如此云我冤枉錢你

那卯先鋒由東林場過他派團丁探信拿一短搭回城不問真

偽遂送縣主竟自殺之殺之者是縣主派團丁去是余秀才也

這個命債是不是他自家拖下了的約拖了命債定要填還送

而不悟更不信很常在城中倚紳壓勢牛按祭行文書差規費

可立鐵碑以免鄉愚受害他見此文木屬為公即便挺身出頭

房差不允告上告下受累年餘拖賬不待言幾乎被縣主把秀

冤息氣成病案還未結他母親已在家中死了這是他母親欠

一個大不孝的罪名呢各位呀養兒防老人：都知何況他是個秀才只怕將來報應猶不止前

番被盜妻子死逃刀兵受饑寒害凶病遂輕一就過去了罷他

在省城一聞凶音猶如迅雷驚醒夢中入一樣遂不分星夜迤

回家來如此也算有点良心這是一想到父母之恩殺身難報

於萬一如今不但未報毫分且未能送老真正造了彌天大罪

如何了得於是朝夕痛哭甘願持齋三載以報母親一線之恩

似此則不愧為秀才矣又每：跪於灶君位前秉燭焚香痛悔生平罪過

歌跪灶前焚香燭哀禱告尊一聲灶王爺細聽根苗生自幼

在學堂不遵訓教十餘歲就犯了首惡一條。父母前常抵觸心高氣傲。弟兄間手足情未體分毫。入了學仗紳勢堂。有違闈衙門弄冤枉不顧皮毛。數年來報應到自己不曉到如今纔知悔。怎把罪消。從今後非為事一刀斬了。願為善超度母早上天。曾不但禱告心誠。從此於父親面前極盡孝道。弟兄委曲求歡。進城所交者正人。所言者善話。所行者善事。至於孽錢分文不取。可見人能回天即默佑設館於外。則館谷較前豐厚。盡心教徒。弟就有入學者矣。至丁卯科父命下場不敢違命。於起身時想起平生罪過。又當團首時團丁誤拿一人。以至縣注治命。恐怕受魂來找。爰是具疏悔罪。哀禱告云。具疏焚香當天跪。天神地祇聽細微。文生自幼多造罪。安敢妄想去奪魁。遵從父命不敢悖。怕的冤鬼把命摧。倘去科場把命廢。父親年老又靠誰。若是冤鬼要尋對。待父百年把世歸。疏文懇奏桂宮內。伏乞帝君發慈悲。此去順暢回家內。朝夕焚香把罪賠。祝畢收拾行李辭別父兄一直往省而去。及到省城遺才收上。偶得一病其病極凶。未得入圍乘轎而歸。家幾乎將死。一日恍惚之間。不知不覺如在黑暗地獄中受苦一般。忽聞有神大聲疾呼曰。余秀才。吾乃桂宮捧香童子是也。特奉帝君之命。指示於爾。派團

丁悞拿一人。以至縣主治命。罪歸於爾。冤魂訴至冥府。領旨令
索命。爾自喪母後。天良發現。痛心懺悔。善心真誠。今科下場。具
疏禱告。孝感天神。方遣爾染病歸家。免在場中廢命。自今後須
當勉力為善。並將爾生平罪惡傳世。以醒世人。爾猶如重生一
般好。謹記說畢。毫光一閃。一驚而甦。醒後則病體已輕矣。
從此不藥而愈。因甘願將生平罪惡。不敢隱瞞。錄彙成案。付托
講生代為宣講。今逢刻書。甘願載入萬選青錢。以為世勸聽書
者。勿莫以余秀才為笑。未犯這些罪惡者。須當以此為戒。如犯

